

长篇历史小说

一品大员
两朝帝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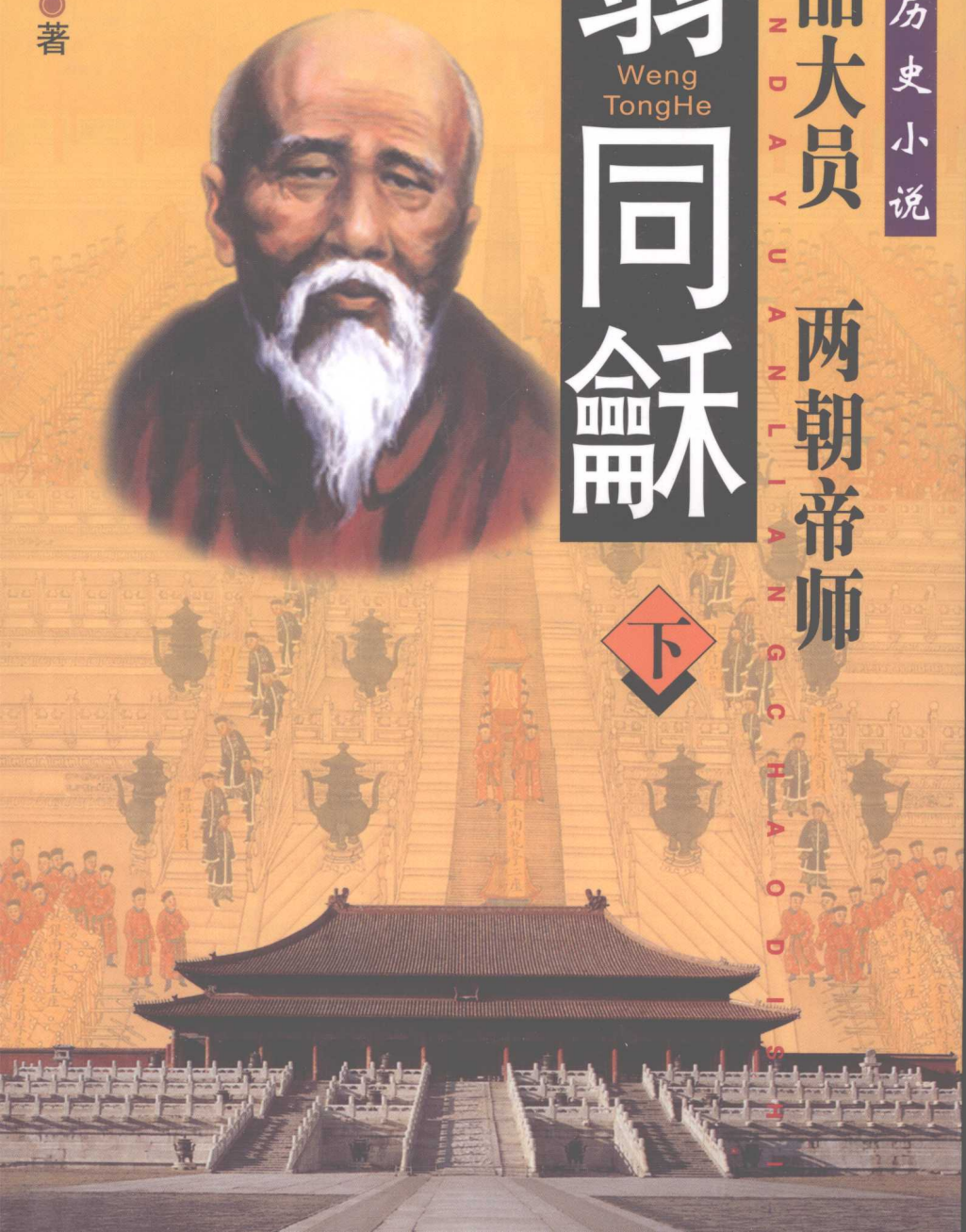
Y I P I N D A Y U A N L I A N G C H A O D I S H I

翁同龢

Weng
TongHe

下

刘学慧
Liu Xue Hui
著



翁同龢

刘学慧 著

(下)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少壮才名第一流	(1)
第一节 常熟翁氏 一门世宦	(3)
第二节 父呵母爱阿姊慈	(21)
第三节 彩衣堂里的记忆	(28)
第四节 青灯有味是儿时	(44)
第五节 炮火轰醒了少年	(52)
第六节 少壮才名第一流	(66)
第二章 初入京师 风雨相伴	(87)
第一节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89)
第二节 初出茅庐的小京官	(103)
第三节 天庭起风云	(120)
第四节 状元及第最称豪	(145)
第五节 生离死别伤情怀	(158)
第六节 典试陕西	(166)
第七节 荣辱顷刻间	(181)
第三章 多事之秋入值上书房	(195)
第一节 夷人挑衅 天庭受辱	(197)
第二节 千年国耻 天怒人怨	(230)

第三节	宫闱血雨飞	(257)
第四节	腊寒随漏尽 春色破朝来	(276)
第五节	初为帝师	(292)
第六节	忧国忧民的大学士	(308)
第七节	不惑之年的困惑	(321)
第四章	时局动荡 步履艰难	(335)
第一节	国事家事可堪忧	(337)
第二节	少年天子的悲剧	(345)
第三节	扶柩归故里	(363)
第四节	苏沪杭之行	(374)
第五节	回京途中	(384)
第六节	停修圆明园	(393)
第七节	天子归西	(416)
第五章	载湉进宫 再任帝师	(431)
第一节	载湉进宫	(433)
第二节	醇王隐退	(449)
第三节	为杨案纠错	(474)
第四节	再为帝师	(487)
第五节	毓庆宫里的故事	(506)
第六节	苦乐人生	(527)
第七节	赢得太后心	(536)
第六章	光绪亲政 首参军机	(553)
第一节	伊犁问题	(555)
第二节	为慈安争谥号	(570)

第三节	甲申朝变	(580)
第四节	韬光养晦 深谋远虑	(600)
第五节	皇帝大婚	(612)
第六节	户部任职 岁月艰难	(631)
第七节	争的就是权	(644)
第七章 戊戌政变 第一导师		(657)
第一节	花甲之年 再回故里	(659)
第二节	为天子选拔人才	(669)
第三节	无意中得罪了皇太后	(678)
第四节	甲午风云	(699)
第五节	大清朝来了个康有为	(718)
第六节	维新变法之导师	(731)
第七节	风云突变 惨遭罢官	(739)
第八节	戊戌政变 血染碧天	(751)
尾声		(778)

第六节 停修圆明园

却说载淳亲政后，他想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修圆明园。

早在同治七年，西太后便萌发了这个念头，只是当时国库空虚，恭亲王、醇亲王及李鸿藻、翁同龢等人竭力劝阻才打消了她的念头。

作为人子，载淳对两宫太后，尤其对生母存有感激之心。西太后归政后的确既失落，又孤独，常常在儿子面前念叨，想出去散散心。高贵的皇太后总不至于去宫外溜达吧！还不如把圆明园重新建起来，一来两宫太后可以散散心，二来让她们远离宫廷，也省得西太后干预朝政。这样一想，载淳又重新提起这件事。

这一天，同治皇帝退朝回来，如往常一样去向母亲嘘寒问暖。他坐在母亲身边，轻声问：“额娘，身体可好？心情可好？”

西太后瞅了瞅儿子，叹气道：“身体无恙，就是一想到皇上三个多月没宠幸一个后妃，就生气。皇脉单传，她们怀不上龙种，当娘的怎能安心？”

载淳心里相当反感，心想：若不是你横加干涉朕的情爱生活，会有今天吗？

可是，他不会把真实想法说出来的。

“会怀上的，额娘不必为此担心。只要额娘身体好，心情好，朕就放心了。”

“皇上，今天的折子看了吗？有什么重要的，不妨说来听

听!”西太后微笑着说。

一听这话，载淳就皱眉头。他最怕母亲询问此类事情，既然归政了，何必再操心?!

西太后面带不悦。载淳应付了一句：“折子读过了，没什么大事。”

“回疆造反和安徽、河南的水患，处理得怎么样?”

“朕说过，没什么大事。左宗棠正在回疆平定叛乱，皖豫灾情也得到控制。额娘放心吧，朕能处理好这些事情。”

说话的时候，载淳已显得很不耐烦。

西太后望着儿子，似乎对他，又似乎对自己说：“大清的皇上不好当啊!”

载淳生怕母亲找借口要替他分担一些，连忙说：“儿已十分感激额娘。不过，请您放心，儿有诸位大臣共辅，有恩师指点，什么样的风雨都能顶得住。”

西太后若有所思，说：“如此说来，额娘可以放心地养尊后宮了?”

“正是。只要额娘生活得愉快，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好一个一语双关!

“皇上，几年前，你六皇叔、七皇叔和李鸿藻、翁同龢等人反对的那件事，还记得吗?”

那么多人反对的一件事，只有重修圆明园，载淳怎能不记得?

“记得。朕想重新提起它，算是当儿的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吧!”

“极好。如果皇帝真的有这份孝心，那就重修园子吧!额娘都四十岁了，也该享享清福了。”西太后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

得到母亲的赞同，载淳喜出望外。他在心里想：等园子一修好，朕就大办宴席，欢天喜地请您进住圆明园。朕不但落个纯孝的美名，还可以摆脱您对朝政的干预。太好了，太好了，马上就行动，省得夜长梦多。

重修圆明园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朝野，朝廷上下顿时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皇帝纯孝，可喜也，应全力支持。有人说皇帝胡闹一气，简直想把刚刚复苏的大清国推向绝境。

赞同声、反对声一齐涌来。

其中，持反对意见的除了恭亲王、醇亲王及李鸿藻以外，还有朝廷重臣——户部侍郎桂清。

载淳认为恭亲王和醇亲王是自家人，思想工作可以慢慢做，师傅李鸿藻是可信、可依靠的人，也可以私下交换意见。唯有桂清棘手些。桂清身为户部侍郎，手握财政大权，他若是坚决反对，谁去筹措银饷？当然，万不得已时可以找个借口搞掉他，但那是下策。

桂清的反响最大是有原因的。他比谁都清楚，朝廷实在拿不出银子去大兴土木。国库银根短缺，各方面开支都在缩减，赈灾的款子根本无法落实。前年皇帝大婚所耗银两，至今还亏空着，如果再出现大的开销，恐怕连后宫的日常生活都要受到影响。重修圆明园，至少也得要四五十万两银子，而户部拨给内务府每年的总经费只有六十万，修不起呀！

桂清跪在丹墀下，面带难色，说：“皇上，修圆明园一事，请三思啊！这么浩大的工程，内务府实在承受不了。”

同治皇帝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厉声道：“难道朕做什么事情还要跟你商量吗？”

丹墀下的李鸿藻咳嗽了一声，载淳明白自己有些失当，停

了一会儿，说：“朕已考虑过了，不用动内务府的银两。朕想起一件往事：当年先帝在世的时候，为了筹资赈灾，号召大臣们慷慨解囊，几乎一夜间，三十多万两银子到手了。”

同治皇帝没有说下去，他在观察诸位大臣的反映。

李鸿藻在心中叫道：皇上啊，皇上，臣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你爱民如子，不能视灾民于不顾。你却援引在修园子上，太不恰当了吧！

桂清上前一步，还想说什么，只见同治皇帝龙体已动，要下朝了。

谁还敢再说什么呢？

回到书房，载淳看到李鸿藻有些不高兴，便问：“师傅，身体可好？”

“好。”

“为何不开颜？”

“皇上，修园子一事可否暂缓？桂大人所言有道理。”

“师傅请讲。”

“让大臣们捐款，结果难料啊！”

“若是捐款甚少，朕另做打算。不知师傅可愿支持？”

李鸿藻苦笑一下，说：“臣的俸禄都养家糊口了，又从不多吃多占，更没有受贿之嫌，故没有存银。如果修园子全靠捐款，真的不动用国库，臣就是卖房产也捐一些。不过，臣以为即使大家愿意捐资，也筹集不了多少。”

同治皇帝问：“捐一部分，再用一部分国库里的，不行吗？”

“皇上三思啊！翁同龢时常与臣有书信往来，他这次回籍，一路上所见还没来得及上奏朝廷。他说‘地方上穷哇，百姓苦哪！不能再逼他们了’。”

同治皇帝沉思片刻，说：“明天先发一道朱谕，看看反响再说吧！”

第二天，朱谕发布，全文如下：

朕念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以来，朝乾夕惕，倍极勤劳，励精以综万机，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先被四表，遂致海宇升平之盛世。自朕亲理朝政以来，无日不以感戴慈恩为念。朕尝观养心殿书籍之中，有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集一部，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蹕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日以复回旧制为念。但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若遽照旧修理，动用部储之款，诚恐不敷。朕再四思维，惟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蹕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观游之所概不修复。即著王公以下亲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于收捐后，随时请奖，并著该大臣核实办理。庶可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尽朕之心微忱也。特谕！

大殿之上，群臣面面相觑。一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

圣谕说得很明白：重修圆明园一是告慰列祖列宗，被洋鬼子烧毁的又建起来了；二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有功，现在应该享清福了；三是皇帝临幸驻蹕也有了去处。

理由相当充分。可是，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了！

李鸿藻低头不语。

恭亲王脸色难看。

众朝臣摇头叹气。最后，人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了“铁帽

子”王爷。毕竟他是个特殊人物，大家跟着走，没错儿！

老辣的恭亲王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皇上亲政了，但西太后始终盯着朝政，没有她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情。如今若是硬反对重修，非得罪她不可。再说了，如果真的能把她请进园子，也不见得是坏事。

想到这里，恭亲王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圣上英明！臣愿出资二万两白银以建圆明园。”

一语既出，众臣哗然。谁都没想到他会那么大方！二万两白银呀，是他整整两年的俸禄。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可见态度与决心。

同治皇帝笑了，欣慰地说：“六皇叔那么理解朕，朕实在高兴。”

丹墀下的醇亲王和景寿有些尴尬，一是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二是为皇上感到难为情。大殿之上，只有君臣关系，哪有叔侄辈分，载淳直呼“六皇叔”显得太随意了。作为皇叔和姑父，没教导好载淳，总觉得不好看。

同治皇帝毕竟年轻，哪里沉得住气？见没人跟着发话，便问：“七皇叔、六额驸，你们都怎么考虑的？”

醇亲王乃臣子，众人在场，怎敢受“皇叔”之称呼，所以连忙跪下，诚惶诚恐地说：“臣一定不枉圣上的厚爱，会尽力捐资的。容臣思考一下再作答复。”

景寿作为皇帝的六姑父，其处境一直不佳。在十三年前的那场宫廷政变中，他是八大臣中最幸运的一个。当时，两宫太后念在他是咸丰皇帝的亲妹夫的分上，免于流放，后来又做了弘德殿总管，不能不说是一种恩赐。这些年来，他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

不敢出大气的人，在大殿之上胆敢阐明观点吗？他用哀求

的目光看着醇亲王，意思是“醇王爷，你是皇叔，你先说呀”！

醇亲王也知景寿的难处，更明白自己不表态不行，想了一下，说：“臣虽然俸禄微少，但愿竭尽全力效忠朝廷。臣也捐资白银二万两。”

二万两白银，他整整十年的俸禄呀！简直疯了。

醇亲王出手如此大方，在场的人无不惊叹。就连同治皇帝都张大了嘴巴，脱口而出：“七皇叔，太多了吧！”

醇亲王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伏地而言：“臣实在能力有限。不然，还想多捐些。”

恭亲王瞅了他一眼，嘀咕一句：“老七，就你逞强！”

醇亲王装作什么也没听见，轻轻地瞟了一眼五皇兄惇郡王。一向粗鲁的惇郡王气呼呼地瞪着他，大声说：“皇上，臣不比他们，捐不了许多。”

载淳问：“多少？”

“臣只能拿出五千两银子。这还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呢！”

同治皇帝早就料到惇郡王会来这一手，于是笑着说：“多少都无所谓，尽力就行。”

景寿见状，连忙说：“臣也捐五千两银子。”

其他大臣不能保持沉默了，纷纷报数。

“臣捐三千两银子。”

“臣捐二千两银子。”

“臣捐四千两银子。”

“臣捐三千五百两银子。”

.....

内务府的宝璽忙着登记捐款数目，整个上午共捐白银二十三万两，还差许多呢！

堂堂的大清天子居然也报了个数：捐款五万两。

众人苦笑。皇上呀，皇上，你哪儿来的银子，还不得内务府替你填上！

既然皇上都“慷慨解囊”了，两宫太后及皇后岂能装聋作哑？

东太后捐了五千两，西太后五千两，皇后三千两。不过，她们的没人帮助解决，只能从每个人的月银里扣除。其他太妃、皇妃、娘娘等人加在一起又捐了一万两。

一时间，整个宫廷掀起了“献爱心”运动。

西太后乐开了花。东太后皱紧了眉头。

内务府大臣们共同商议，决定压缩后宫开支，再挤出白银十万两。这样一来，仅几天的工夫就筹集到了四十多万两，资金一旦到位就可破土动工。圆明园必须赶在西太后四十大寿之前建好。

可是，重建工程尚未开始，持反对意见的人就连连上奏朝廷，请求皇上再三思虑。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国运不佳、时世艰难，内忧外患尚存，此时不宜大兴土木。

御史沈淮上奏一折，请求暂缓修园。沈淮这个人平日里少言寡语，不过，他一开口往往能切中要害，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

同治皇帝正在兴头上，猛地被人泼了盆冷水，能高兴吗？他阴沉着脸，说：“沈淮一定要讲什么‘国库空虚，不宜大兴土木’之类的话。的确，国家并不富裕，可修园子的钱是大家捐赠的呀！这怎么会影响到国计民生？”

沈淮乃刚正之人，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看起来是王公大臣们捐的银子，实则不然。那些人‘出了血’，没有不心疼的。为了弥补损失，他们会很快想办法补上的。皇上圣

明，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同治皇帝勃然大怒，叫道：“放肆！你凭什么说我大清养了一批贪官污吏？”

沈淮还能说什么呢？正直的人此时不得不跪下求饶：“皇上息怒！为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同治皇帝一心扑在描绘图纸上，不想追究下去，便厉声道：“跪安吧！以后别再滋事了。”

沈淮十分失望地退下，以后再也不敢直谏了。两个月后，御史游百川又“滋事”了。

游百川的理由是皇帝亲政不久，不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

同治皇帝依然是皱着眉头，说：“朕想干点事情，怎么这么难呀！

立在一旁的恭亲王趁机说：“皇上，游百川的意见可否让众臣共议？”

“有这种必要吗？”同治皇帝显得不屑一顾。

恭亲王说：“多听听几个人的意见也没什么不好。当年，先帝就经常听取他人的意见。”

“好吧！你立刻让七皇叔、六额驸、文祥、宝鋆、游百川等人来见朕。”

约莫一个时辰后，恭亲王、醇亲王等要臣来到了养心殿，等候皇上发话。

“众爱卿，你们对重建圆明园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愿意先开口。还是恭亲王摸得清皇上的心思，便说：“修整安佑宫为驻蹕殿宇，修万春园为两宫皇太后暇政养颐之处，实为上策。至于其他殿宇，臣以为暂时缓建为宜。”

同治皇帝一言不发，心里想：六皇叔，怪不得人家叫你“鬼子六”，你真够鬼的！前些日子，你带头捐款建园，今日发现反对呼声高起来，你又来这一手！

游百川见皇上无语，还以为被说动了心，便壮着胆子说：“恭王爷所言极是。臣也以为此时不宜大兴土木。耗资巨大有伤大清。”

“什么，建所园子就伤了大清国？”同治皇帝诘问道。

“皇上亲政不久，理应安抚百姓，发展经济，使我国力增强以抵御洋夷入侵。”

同治皇帝冷笑一声，厉声道：“笑话！建所园子就削弱了国力？游百川，你也有父母，难道说你的父母想得到一件东西，而你又有能力给他们，你却偏偏不满足其愿望？你说，能这样做吗？”

游百川也被激怒了，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大胆直陈吧！

“皇太后颐养天年，在情在理，可是，没必要跑那么远吧！不如就近建所园子，西苑就不远，南海、中海、北海风景宜人，正是修养的好去处。在三海建园子，所耗资金会少得多，为什么不予考虑呢？”

同治皇帝问：“朕怎么没听说过西苑，在哪儿？”

醇亲王忙回答：“在附近。西苑有三海，即南海、中海、北海。三海风光旖旎，可称人间胜境。也是理想的修养之地。皇上，可以考虑呀！”

“是吗？那好哇！游百川，你何不上奏一折，陈述一下在西苑建园子的理由？”

“喳！”游百川转身离去。

“回来，不用回去写，就在这儿写！”年轻的皇帝大叫

一声。

游百川一怔，问：“在哪儿写呀？再说，臣也没带笔墨呀！”

皇帝急了，跺着脚说：“朕的龙案上什么都有，就在这儿写吧！”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臣不敢，臣不敢！”

游百川浑身哆嗦。就是借他三颗脑袋也不敢呀！

同治皇帝显然有些不耐烦，催促道：“怕什么？朕令你写，你就写。啰嗦什么！”

天子的旨意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小小的御史居然伏在龙案上写了份奏折。恭亲王等人看在眼里，都觉得皇上闹得太离谱了。万一传出去，成何体统？！

游百川战战兢兢把写好的折子呈上，同治皇帝一看，龙颜大悦。因为游百川在极度恐慌之下只陈述了兴修三海之利，却没指出重建圆明园之弊。

同治皇帝大笑，说：“游百川，朕的手中已经有了证据。既然你力陈兴修三海之利，以后朕想兴修三海时，你可不能反对呀！”

游百川有苦难言，匆匆退出，气得泪流满面。

第二天，同治皇帝朱谕：革除游百川御史一职。并告诫百官：关于重建圆明园一事，任何人不准再谏！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十九日，重建圆明园浩大工程破土动工。

这一天，皇上及皇太后驾临圆明园视察工地。西太后看着荒芜杂乱的景象，感慨万千，说：“这儿就是万春园。昔日这儿庭院幽深、殿宇豪华，你阿玛最爱坐在池边观赏锦鲤。那时候，阿玛牵着你的手，漫步在柳下，你可高兴了。”

一提到父皇，同治皇帝就有点心酸。作为儿子，没能床前尽孝，多少是个遗憾。他不愿意这种遗憾发生在母亲身上——尽管他对母亲有怨气。

“额娘往日住在长春园，今日为何想建万春园？”

西太后的眼睛有些湿润，低声道：“物是人非事事休！还是别提往日了。住在万春园好一些，免得睹物思人。皇上，建园子的款项都落实了吗？”

“不用额娘操心，都落实了。”说话的时候，他又有些反感了。心里想：快快修好吧，让她尽快住进来，省得事事过问。烦死人了！朕的耳边需要清静。

为了尽快安顿西太后，同治皇帝一心扑在工程上。二月七日，他谕令：

一个月内修好双鹤楼。

安佑宫必须在四十天内完成。

正大光明殿不可再拖延时间。

武陵春色立刻进行整体规划。

……

二月八日、二月十二日，他连颁旨令，似乎有些急不可耐。

三月十四日，再次驾临工地，实地查看。这种举动不能不引起众朝臣的不满。难道说皇上只有这一件事情要做？成堆的奏折积压了一天又一天，谁能替他处理呀？

可是，年轻的皇帝置之一笑，说：“折子送回军机处处理好了，这么多的折子，朕没看就头疼了。一些小事情，先放一放再说吧！朕的大事没做完，其他什么事情都得靠边站。”

无奈之下，众人只好退出大殿。出了大殿，醇亲王忧心忡忡地说：“皇上政务松懈，学业荒废，如何是好？翁同龢不在